



我的再见爱人

GOODBYE
MY LOVER

葵花小子/著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,我的爱人/葵花小子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-7-5430-4349-7

I. 再… II. 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8230 号

著 者:葵花小子

责任编辑:雷方家

封面设计:蒋宏工作室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http://www.whcbs.com 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16

印 张:19 字 数:280 千字 插 页:1

版 次: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9.8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Contents

- 第一章：出卖 /4
- 第二章：爱上莉姐 /18
- 第三章：办公室刁难 /37
- 第四章：偷情的代价 /67
- 第五章：因祸得福 /81
- 第六章：衣锦还乡 /93
- 第七章：误会 /106
- 第八章：徇私枉法 /118
- 第九章：与情敌交锋 /147
- 第十章：重大事故 /169
- 第十一章：和彼得交易 /187
- 第十二章：莉姐入狱 /201
- 第十三章：情色片 /212
- 第十四章：报恩 /222
- 第十五章：莉姐出狱 /236
- 第十六章：与莉姐厮守 /244
- 第十七章：首映 /252
- 第十八章：亲生父母 /262
- 第十九章：胖子李 /273
- 第二十章：再见，我的爱人 /287

1.

2000年的冬天，我第一次见到莉姐是在靠街的一个饭店里，是刘姐带我去见她的。

我当时一直没敢看她，羞涩得犹如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，出身农村的我知道这是多么丢人的事。

我是通过找家教认识刘姐的，她专门以“帮学生找家教”为名在“横大”给一些有钱的女人找年轻帅气的大学生。

她人不坏，认为做这个也没什么不好，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。

“你还没毕业，好歹也把学业念完吧，父亲的病不是小病，做家教什么的怎么能一下子讨那么多钱？”在得知我的情况后，她这样对我说。

我微微点了点头。我并不知道她接下来要说的事，我以为她只是关心我，随意说的安慰话，可当她迟疑了下说出那件事的时候，我的脸红得要死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回去考虑一下吧！想好了，给我电话！”刘姐淡然一笑，然后上下看了看我说：“真是帅小伙！”我又是抿了抿嘴。

两天后，在得知父亲如果不做手术生命肯定保不住的情况下，我颤抖着双手拨打了刘姐的电话。

那天，我敲开了罪恶的门。

外面到处都是快要过年的气息，飘着雪的街道上不时有人放鞭炮，那种年的味道几乎让我窒息。有钱人过年，没钱人怕年，透过模糊的玻璃，我看到了路边似乎有个乞丐在那里磕头要钱。

心里酸酸的。

桌上的那杯茶冒着徐徐上升的白气，嘴一呼也都是热气。玻璃窗上被弄了一层朦胧的雾。

我来到横江上大学的四年，横江的冬天从来没有如此的冷，靠江的城市难得下场大雪，可那年却纷纷扬扬。

“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！”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她进来的时候对刘姐说了这句话。

刘姐很客气地迎了上去，我没有回头望，她从我的背面走来，走到我的面前，她脱下了黑色的风衣，刘姐帮她挂在了椅子上，风衣里面是件白色的毛衣。

她的声音很好听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她的样子，我一直没敢抬头。

“呵，陪我去下洗手间！”刘姐一笑说，她愣了下，然后忙站起来，跟刘姐走了出去，我抬起头看到她们的背影。

剩下的我愣在那里，望着那杯热茶，心里乱作一团。

不多会儿，她们回来了，我的头再次低下了，我看到了刘姐的包里那微微露出的信封的一角。

“哎，小颜，叫莉姐！”刘姐说。

我慌乱地抬起了头，对她很扭捏地一笑，我没有叫她莉姐，而是说了句：“您好！”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，也是说的第一句话。

她很漂亮，漂亮得让我出奇，我以为会是一个相貌丑陋，身材臃肿的女人，可不是，我真的不能够理解，她这样的女人会缺少男人吗？

她清新脱俗，脸庞白皙，嘴唇粉润，眼睛大大的，睫毛很长，有神的出奇，手上带着一个水晶链子，亮晶晶的。

“哎，你好，想吃点什么，随便点吧！”她很大方地说。

大概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吧，她低头把包拿到桌上，然后把皮夹子拿到了桌上，她再次抬起头的时候，我又躲闪了她的目光。

她咯咯一笑，然后睁了睁眼睛说：“路上堵车，又滑！”我微微点头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刘姐左右看了看，然后拿起手机笑笑说：“呵，这群死鬼，催命似的，说是三缺一，看来不去还不成了——”接着她对莉姐说：“哎，你和小颜吃，我要走，没办法，哎！”莉姐客套似的挽留了几句，结果刘姐很顺利地走了。

刘姐没走多会儿，又回来了，她喊了声我：“小颜，你出来下！”我慌张地站起来，跟

她走到了一边，她有点着急地对我说：“哎，你放开点啊，怎么跟个女孩子似的，她可是第一次，也紧张着呢，你不放开，怎么行啊！你不想给你父亲——”我没等她说完，我就狠狠地点了点头。

我回去后，剩下我和她，我更加紧张了，心都快飞出嗓子眼儿了，她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女人，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。

她叫了很多菜，那些菜是我二十三岁之前都没吃过的，她一笑说：“你们放假了吧？”“嗯！”我点了点头，然后一直望着窗外。

她停了下又说：“土木工程专业不错的，好好学，以后进我们公司好了，呵，我们是盖房子的。”“嗯，谢谢你！”我望着她笑了笑，我想到了刘姐走时说的话。

她看着我，也抿嘴笑了下说：“哎，赶紧吃吧，别凉了！”为了掩饰紧张，我埋头在那里吃着米饭，其实也不是为了吃饭，就是打发时间，我感觉到了深深的罪恶，想到了那些世俗中让人唾弃的行为。

我知道这是不光彩的。

她没吃，双手放在桌上，趴在那看着我，犹如看一个孩子，她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多吃点菜，别老吃饭！”我低着头点了点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那一小碗米饭吃完了。

这个时候，她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大信封说：“哎，拿着吧！”我抬起头，茫然地看着那个信封，然后又看了看她，她突然就不笑了，似乎有点失落，我很是担心。

“把钱拿着，别多想！”她皱了皱眉头说。

我愣在那儿，她从后面拿过大衣，似乎想走，我突然鼓起勇气叫住她说：“去你那儿好吗？”她停止了穿衣服的举动，看着我，仔细看了会儿，然后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。

我当时想，我是不能白拿她的钱的，即使是借也是不能这样做的，她的失落似乎让我看到了她的渴望，以及她眼神里不为人知的苦楚。

2

出去的时候，一股寒流袭来，她裹了裹大衣，然后转身望着我惊讶地说：“哎，怎么穿这么少啊，外面没穿棉袄啊！”我笑一笑说：“不冷，穿多怪沉的，不舒服！”我傻傻地笑。

“你笑的时候很好看！”她说了下，然后走到停在门前的一辆车旁说：“哎，上车吧，外面冷！”那是一辆红色的奥迪，我上了车，她把车门关上后，坐到车上，一边开一边说：“哎，你家哪的？”“陕北的，离这很远！”“哦，那儿多吃面食，喜欢吃辣，在这边吃甜

的还习惯吧！”她不看我，一直望着前方，我似乎能感觉到她确实是第一次找这事，故意用话来掩饰紧张，为了不让气氛冷下去，毕竟她比我大七岁，比我要放开得多。

“还行，刚开始不习惯，后来就好了！”“过年不回家，想家吗？”我不说话了，我是想家，可是那年，到了传说中的千禧年，到了我大四的最后一年，我却不能回家，本想打工赚钱给父亲看病的，可却走了这条路。她的话让我突然心里很难受，我想起了家里人都在医院里，顿时更加冷起来。

她似乎感觉到不该说了，于是一笑说：“别多想了，刘姐那人不会说话！”我点了点头。

车子绕了很多圈，进了一个别墅群，最后在一处别墅前停了下来。

她掏出钥匙丢给我说：“去开门，我停个车！”我拿着钥匙有些茫然，但是只有下车去开门，门开好了，在门外等她，站了会儿，她从雪里拎着衣服走过来了，看到我站在那里，头上都落满了雪，皱着眉头说：“你怎么不进去啊，外面这么冷！”我望着她笑了笑，我看了看脚，脚上都是雪，她走到里面拿出拖鞋，拿到我脚边说：“换上，进去吧！”她见我不动，抬起头望着我笑了下说：“不要换了，屋里也老脏的！”我还是把鞋脱了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袜子上有洞，她看到了，一笑说：“快进去！”房子装修得很是富丽堂皇，那时，我只在电视上看过装饰如此豪华的房子，客厅很大，客厅的旁边是楼梯，红木的，灯很多，很华丽，沙发什么的，布置得很温馨。

她进屋后就给我倒了杯水，端到我手里说：“随便坐吧，喝点水就暖和了！”我接过去，她一边脱外套一边说：“别拘束，我也不经常回来，屋里乱糟糟的，你要是寒假没地方住，就来我这住，反正房子大，闲着也是闲着！”“不了，我学校有规定，我们没回家的被统一安排了，有地方住！”我急忙说。

她脱好衣服，坐到了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说：“刘姐跟你说了什么了？”我手里的杯子差点滑了下来，忙说：“没，没说什么！”“呵！”她把台停在了一个情感访谈节目上，从桌上拿了一盒被破开的女士香烟，从里面抽了根，刚想点，马上对我说：“哎，你抽烟吗？”我摇了摇头说：“不抽！”“嗯，对的，上学的时候别学这个！”她点上后，抽了口，吐了个烟圈说：“你别这么紧张，先去洗个澡吧！”我坐在那发愣，回过神来忙说：“嗯！”我很迅速地站起来，然后刚走几步，她一笑说：“洗澡间过了楼梯往右拐，看到了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然后刚想走，她又说：“哎，这是内衣！”随手把一个包递给了我。

我进了浴室，等我把衣服脱的只剩一条三角内裤的时候，我发呆了，那都是豪华的卫浴设备，我都不会用，我用手乱拧了几下，没有水出来。

外面传来了她的声音：“哎，小颜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，没怎么！”当我转过头去的时候，看到她竟然站在我旁边，因为屋里有暖气，她就只穿了条连衣裙，皮肤白皙得让人窒息。我刚才因为紧张，门都没关。

她站在门边看着我，我的身体很结实，因为在家里的時候干活多，古铜色的皮肤，很有力道的胸膛，她一直盯着我看，然后走到我身边说：“莲蓬坏了吗？”

她没等我说话就走到了我身边，我的呼吸有些困难，下面硬了，把内裤绷得鼓鼓的，那是本能，无法控制。

她一按就出水了，然后站起身来说：“可以了！”我站在她的面前，看着她那迷人的外貌，白皙富有弹性的身体，我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她看出来，低头一笑说：“没小姑娘的好看！”

“不是！”我慌乱的竟然说了这句话。

她抬头看我的时候，脸红了，比我都紧张，喘息都急促，看着我，她像一头母兽一样贴到了我的身上，然后就亲吻起我来，开始慢慢的，我的头一下子炸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耳边嗡嗡的，像是磁石一样被她吸了过去，然后紧紧抱在一起。

她很可怕，在瞬间疯狂起来，亲得我嘴都痛了，我很笨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是她把我的手拉到她胸脯上的，软软的，凉凉的，舒服死了，她越吻越用力，一边吻一边喘息，急切的像是犯了毒瘾的人，她竟然把我压到了地上。

“别怕，给我！快，救我！”她在我的身上疯狂地亲吻起来。

我的第一次让我后来一直感觉，我像是做了回女人。

她太需要了！

她坐到我的身上，我什么都不去想，什么都不去管，动物本能地抱着她，随着她的跳跃，挺动着，舒服死了，那是我的第一次，永远难忘的第一次。

她的双手从自己的胸前一直用力地往上摸，最后抓着自己的头发，头发被弄得很乱，身子跳跃的很有节奏。

疯了，两个人都疯了。

3

她满头大汗地望着我，微笑着，看了我一会儿，突然又狠狠地亲了我一下。我皱着眉头说：“进去了，没事吧？”

她压在我身上，捏了下我的鼻子说：“傻孩子，不会有事的，结过扎了！”说着，又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下，很甜很美的样子。

“我是不是太快了？”我把头转到旁边说。

她在我的身上“晃”了没过一两分钟，我就完蛋了。

我想当时她是没有满足的。

“你很久没和女孩子在一起了吧？”她的问话把我问住了，我茫然地说：“什么？”

她看了看我的眼神，突然惊讶的表情说：“第一次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是的，那是我的第一次，出生穷山沟的我很传统，并且因为穷，我都没敢交女朋友，有不少女孩子喜欢我，也都被我拒绝了。

她感觉不可理解似的，皱了皱眉头，进而笑了，说：“真的吗？”

我微微一笑说：“你喜欢就行！”

她看了看周围，然后鬼机灵地，并且很新鲜地说：“起来，到床上来！”

她拉着我走了出去，我跟在她的后面，彼此没说话，但感觉都很着急，她打开了卧室的门，那床看起来柔软死了，被子散发着芳香，温馨得让人立刻想跳上去。

她一转身，先躺到了床上，然后说：“过来！”

我趴到她的腿边，茫然地望着她那儿，床头的灯把她的脸照得很好看。

我挪到她的前面，显得很是生疏。

性这东西跟任何手艺都一样吧，刚入门的人总显得那么笨拙。

那天晚上，整个人都像是在经历一场与二十年前不同的探险，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有些羞涩，有些茫然，但是只要你有了第一次进入女人身体的经验，就全放开了。

第二次过后，她抱着我很认真地说：“你不该认识刘姐那人！”

我隐约地明白她的意思，说了句很傻的话：“你刚才开心吗？”

我问得似乎太有目的性了，这是刘姐跟我说过的话，她说：“你把她照顾的开心了，她自然会多给你的，她可是一个大老板！”

她很明白，抿了抿嘴，睁了下眼睛，很调皮地撇了下嘴说：“嗯，很好！”她坐了起来，打开了床头的柜子，一边去拿钱一边说：“怎么了，别多想了，你是好孩子，孝顺的孩子，是姐太坏了！”

我摇了摇头，她捏了下我的脸说：“开心点！”

我低下头说：“姐，算我借你的，你写张欠条，我将来一定会还你的，我成绩蛮好的，当初考了咱们那个山区的第一名，毕业后，学校说推荐我出国留学！”

她听了，马上说：“说什么呢，这点钱对我来说一点都不算什么，也就买件衣服，你学习这么好，要好好学习的知道吗？什么都不要想，先把家里的事情解决了，安心学习吧！你别往那些方面想，没有什么，姐也不是不三不四的人！”

她的话让我心里很温暖，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在学校里我是孤僻的人，父亲出事，我连一个倾诉的人都没有。

她的话把我的罪恶感消除了很多，似乎还有温暖的感觉。

她很温柔地看着我，又是微微一笑，然后捏了下我的脸，接着就把我抱在怀里，亲吻了下，我突然感觉有种被宠的幸福。

4

她不知又从哪里摸出了一根烟，叼在嘴里，神情自然飘逸。她吐了口烟说：“你爸爸得的什么病啊？”“不是病，是在矿上拉石料，被石料砸到的，需要不少钱，家里——医生不给做手术！”我刚说出这句，就哭了，人在遇到难事的时候，最怕别人关切地问了，一说，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。

她见我哭，赶忙拿过纸巾给我说：“不要哭，没事的，男子汉可不能动不动就哭！乖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真的！”我看了看她那真切的关心的眼神，点了点头。

我继续说：“父亲出事后，我连一趟家都没回，是我妹妹跟我说的，她都不上学了，说要跟人出去打工——”“你们这些孩子，打工能解决吗？”她“哎”了声，挪到我身边，搂住我，然后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别难过了，有姐在，一切都会好的！”我抿嘴点了点头。

“今天晚上，在这住吧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打钱！”我又是点了点头。

那天晚上，我住在了她那，她一个晚上都抱着我，她睡在我的旁边很安逸，很享受的样子，她睡觉不喜欢关灯，灯照得我有点睡不着，可是照着她的睡姿很知足很甜蜜，看起来很美。

早上，我很早就起来了，其实是几乎一夜没睡，都在为跟她做过的事反复地忏悔与宽恕自己。

一个晚上的思想斗争。

不过，也不是很难过，她是一个好人，我从那天就开始知道。

早上，她做的早饭，吃饭的时候，她一直让我多吃，说多吃了，才有劲，才结实，她说完了，自己意识到什么，突然有点害羞地笑了下，我也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

吃过饭，她开车带我去给家里打钱。

路上她一边开车一边说：“哎，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？”我在车上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她意识到了。

我忙摇了摇头。

她呵呵一笑说：“哼，你被刘姐吓坏了，我再见到她，非教训她不可！”“别，她没有说什么！”我很急促地说。

“她，我还不知道啊，不过——”她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她也挺可怜的，孩子要上大学，死男人原来爱赌，把家产都输了，后来就得了不死不活的病，天天睡床上，一家上下，全要她一个人照顾，也是可怜的女人！”我点了点头，刘姐看起来是不怎么坏，我说：“你别怪她，她真的没说什么，也没说你不好的话！”她听我这么说，转过来望着我，一笑说：“怎么着，还很护着刘姐的嘛，呵！”她戴着墨镜，我看不到她的眼睛，心里没底。

我忙摇头说：“没！”她看了我一眼，又笑了。

“想好怎么跟你家里说这钱了吗？”她很细心，问了这句。

是的，要不是她提，我还真没想过怎么说，因为这笔巨款来得太快了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这样，就是说你们学校老师帮忙，学生捐款——”她说到这不说了，似乎感觉不太好，也许捐款这事，会让我有点没自尊，其实我倒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，人在这个时候，哪来那么多自尊，我都做了这种事。

开始的时候，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在做很坏很坏的事，很不光彩的事。

我说：“嗯，可以这么说的！”她微微一笑。

打钱的时候，我要跟家里打个电话，我说：“我出去下！”“干吗去啊？”她问我。

“给家里打电话！”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现在看来很老的三星手机给我说：“用这个吧！”我看着茫然，我根本不会用这东西，2000年的时候，用手机的人都不太多，别说对于我这样的穷学生了。

她明白说：“说下号码吧！”我犹豫了下说：“我们村东二毛家小卖铺的——”我说了号码，又加了句：“就说找刘国盛家的——”她听了这句话说：“刘颜，通了你说就好了！”我点了点头。

是我一个叔叔跑来接电话的，我家人当时都在医院里。

我跟我叔叔说我有三万块钱的时候，他根本不敢相信，在我的一再解释下，他说：“小颜，你可不能干浑事啊，我们刘家虽然穷，可祖祖辈辈都没干过对不起祖宗的事啊！”这句话犹如一把刀一样插进我的心里，我叔叔自然不会知道我干这事，他肯定以为我拿刀抢劫什么的。

旁边的她也听到了。

我的情绪立刻难受了，牙齿咬着嘴唇，她看着我，皱着眉头很难受的样子。

但是事情还是办好了，不管叔叔多么怀疑，可是面对生命——对于穷苦的人来说，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打钱的时候，我见到了我那时二十多年来见过的最多的钱，那对我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。

事情搞好后，她心里一直似乎有愧疚似的，最后一笑说：“我送你回学校吧！”我当时怕学校里的同学看到，她也明白了，一笑，从包里又拿出了一万块给我说：“拿着吧，零花！”我没有要那钱，死活都没要，我说：“我用不了什么钱的，我最后这半学期时间多，我们快要实习了，自己可以出去挣钱！”她最后没办法了，把钱收了回去。

“要不你自己回去吧！”她嘟了下嘴，一笑说。

我也一笑说：“姐，给我张名片吧！”她突然慌张地说：“哦，我忘带了！”她这样说，我不再多问了，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联系她了，即使不带名片，她可以把手机号码写给我的，可她没有。

我低头很久，然后抬起头说：“你不满意是吗？”她皱着眉头笑了下说：“傻孩子，姐很喜欢你！”我下了车，她那天没有送我，我知道她是不想联系我了，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5

大概是一个星期后，我打电话回家知道我父亲的伤好了，我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谢谢老师和同学，我妈在电话里激动地说：“小颜啊，咱们家虽然穷，但还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，你一定不能忘本，知道吗？将来到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人家对我们的好，别人有难处了，将来有出息了，也要帮人家！”我听着母亲的话，心里酸酸的。

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快一个星期没见到她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些想她，这几日因为担心父亲的手术，一直没怎么想这事。

我想谢谢她，告诉她这个好消息，可我没办法联系她，我去了她的别墅，等到晚上十点多也没见到人，第二天，我去了学校南门的那个中介所，刘姐在那里，她就是开了一间小房子的中介所，顺便做这事的。

“呵，小颜，她没留电话什么的给你啊？”刘姐一边描眉一边说。

刘姐人长得很一般，甚至感觉有些不好看，但打扮得很妖艳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她放下眉笔笑了，望着我说：“你可真够笨的，那她是没看上你！”“分手的时候，她说她挺满意的！”我低头说。

“你这孩子真傻，这种事，她怎么好跟你直说——”刘姐马上又说：“那她给你钱了吧？”我点了点头。

“那就好，父亲的病好了吗？”“好了，我就是想谢谢她的！”我抬起头，有点难受地

说。

刘姐又是一笑，拿出包葵花子放到桌上说：“吃！”她自己拿了个嗑着说：“你不会是想人家了吧，呵，她是够漂亮的，又有钱，这机会可难得的，兴许啊——人家又有更好的主了——别癞蛤蟆——”她一边捣鼓那瓜子一边说。

我说：“我知道，我没想她，就是想谢谢她，如果你要是见到她了，帮我谢谢她！”我说完这个就想走，刘姐说的话让我有点伤心。

我确信我是真的想她了，不然心里不会酸酸的，听到刘姐说“兴许有更好的主了”的时候，我伤心了。

我刚想走，刘姐出来叫住了我，她说：“哎，你回来！”“怎么了？”我转头问她。

她说：“我这有她的电话号码，你要不要？”我掩饰不住笑，点了点头。

拿着那个号码，我在学校的公共电话亭里，犹豫了很久，打了她的电话。

不多会儿，那边传来了她的声音：“喂，您好，请问是哪位？”她的这句话很好听，比她跟我说过的话都好听，犹如风铃一样清脆，而且还夹杂着特有的气质。

我激动得一时不知道怎么说。

她又问：“你好，请问哪位？”“我父亲的病好了，谢谢你！”我急促地说出了这句。

“呵，是小颜啊！”她还记得我，这让我挺开心的。

“嗯，是的，谢谢你！”我故作沉着地说。

“不要谢的，一切都好就行了！”她说得很干脆，犹如我们是普通朋友一样。

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，也许真的，她是不满意我，刘姐说得没错。

她又说：“最近在学校干吗呢？”“没干吗，学校老师家搬家去了一天，后来装修又去帮了两天忙！”我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，的确那几天，干了这事。

“还满充实的嘛！”她呵呵一笑说：“你怎么找到我的号码的啊？”“你别生气！”我说：“也别怪刘姐，是问她要的！”她的声音让我浑身难受，不知道哪的问题，就是不安，慌得厉害，呼吸都有些困难。

“呵，不会怪她的，你放心好了——”似乎有人叫她，她忙说：“哦，小颜，先不说了，我临时要主持个会——”我赶紧说：“姐，钱我会还你的，等我毕业后工作了就还你——”她打断了我的话说：“怎么又说这话！”我差点哭了，破口而出说：“刘姐你不喜欢我！”我说完就挂了电话，一口气跑回了宿舍，因为下雪，路上几次差点摔倒，躺到床上就蒙着被子大哭了起来，宿舍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，晚走的同学也都走了。

我睡着了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我模糊地听到外面有声音。

“同学，我找我弟弟，他叫刘颜，在哪个宿舍？”过道里拉音，我听到了她的声音，我腾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她已经到了门口，看到了我，我们就这样望着，她一笑说：“没吓着

你吧！”她真的是漂亮得能把人迷死。

我摇了摇头，从床上慢慢地爬下来，然后搬了个凳子到她面前说：“你坐吧，挺乱的，没收拾！”我搓了搓手一笑，放假的宿舍最不能看，哪个宿舍都是往死里乱。

她一笑说：“不坐了，你还没吃饭吧，姐也没，我们出去吃饭吧！”我点了点头。

出去的时候，我跟在她的后面，一直不敢靠近她，路过一个有人的宿舍时，我听到里面传来嘀咕声。

走出学校，她提议要到学校附近的馆子里吃，她说她知道横大门前的小吃街，很有名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要菜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姐，我请你吧，你随便点！”她抬头望了我一下，笑了，然后看菜谱，一边看一边说：“装大款啊！”“不是！”“等你发达了，姐落魄的时候再请好了！”她说的这句话，我永远记得，似乎是个寓言，多年后，真的成了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一直记得她这句话。

“我们喝酒好不好？”菜上来后，她望着我一笑说。

我点了点头，也是一笑。

“会喝吧？”她问。

“嗯，很会喝！”因为父亲的伤没事了，所以我也开心了很多，说：“我最会喝酒了，在家里都是喝白的，我们那的男人都能喝！”她耸了下鼻子说：“就喝白的，你喝不过姐！”接着就是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最后两个人都醉了。

她说要走，我说：“你醉了，不好开车的！”“没事，我们去车里说话！”我把她扶上了车，在车里，她一把拉住我的手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把姐忘了呢！”“没有！”我贴到了她的胸上，她的胸很温暖，舒服死了，有些慌乱地回答她。

她一笑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有没有想姐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她把脸贴到了我脸上，然后又问：“怎么谢姐？”我不知道怎么说。

她愣了下，然后嘴死死地咬住了我的嘴唇。

6

那天晚上，我跟莉姐在学校附近的宾馆里发生了第二次关系，她仍旧那么富有激情，我也比第一次要放开多了，最后两人都到了那种状态。

不过这次，她有些伤感，她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说：“小颜，这次过后，我们就不要

联系了好吗？”说到“好吗？”的时候，她转过脸来望着我。

我从快乐中惊醒，望着她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嗯，好的！”她就在我话一说出的那刻，她哭了，她猛地抱着我说：“你别多想，你是最好的，只是姐感觉你是好孩子，不想害你！”我迟疑了下，皱了下眉头说：“你没有害我！”我说的声音很低，只是想用心跟她说，她真的没有害我。

她叹息了声说：“可是姐，我——我不想再——”她皱了下眉头。

我望了她会儿，然后点头说：“嗯，我知道，我以后不会打扰你了！”“你别这样，你应该理解姐的苦衷！”我仍旧点了点头，然后我开始坐起来穿衣服，她傻傻地望着我，但是她没说挽留我的话，而是跟我一起穿衣服，我们没有任何言语。

然后我往楼下走，她跟了下来，在走到楼下时，她突然叫住了我：“小颜，姐是怕伤害你，你不要多想！”我走了几步，转过头来，对她一笑说：“嗯，我知道的，姐，你要开心哦，感觉你很不开心——”我望着她那迷惘的眼神，又是抿嘴一笑大声说了句：“姐，你是好人！”我转身又想跑，她在后面喊了句：“小颜，有什么困难跟姐说！”我没有回头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哭，她说那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沙哑，我不想回头，我知道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

还有五六天就要过春节了，年味越来越重，刘姐给我介绍了一个活，他们中介公司有个商场要找人去发传单之类的促销，还有穿着卡通充气娃娃招揽顾客的那种。

发传单每天二十块，穿笨重的卡通装三十块，刘姐把三十块钱每天的名额留给了我，我挺感激她的。

她的骨子里仍旧是有善良的因素的。

我在那家超级市场穿着卡通服一直干到了大年三十那天的中午，越到最后，商场的客人越多，但是有几个人要回家过年，就剩下三四个人了，老板给我们加到了四十块一天，这让我很开心。

尽管很累，很闷，在里面透不过气来，但幸好，外面的人看不到我们，也就不觉得难为情。

我们晃着身子对那些路过超级市场门前的人挥手，做着各种古怪的样子，几乎小丑般的表演。时而会碰碰行人的头，逗他们一笑，吸引他们进超市来买东西。

一辆车在超市的不远处停了下来，我远远地看到她从里面走下来，我心里有些着急，可是又想，她不会看到我的，没事。

她往这边走来，竟然一直往我们几个卡通小丑这边望来，我有些担心，我挥着手停了下来，我想她是不是知道我在这了，她仍旧往这边走，她被一个小丑碰了碰头，她没有笑，望着我们看了看，我怕她怀疑，于是继续手舞足蹈起来。

她看了我一会儿，我转过了身去，开始往另一边缓慢地走去，我不知道她在我后

面有没有离开，但是她也并没有上来拉住我，她不知道哪个里面是我吧。

当我再转过身去，发现她不见了，于是心里稍微放心。

时间终于到了，两天过后，超市就关门了，老板事先答应会送我们一点点“年货”，大概是超市里过期的一些食品吧。

我大汗淋漓地换下身上的服装，在换的时候，有人送了那些免费食物给我们。

就在我脱好衣服，和其他几个兄弟一起去拿一些袋装食品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个人站在门口，她一直那样傻傻地望着我。

我一转头就看到了她，我手里拿的那袋食品停在了那儿，一股悲酸从心里往上冒，呛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她看着我，不停地皱眉头，脸上尽是悲伤的表情。似乎在忍着，就要哭了。

7

她没说什么，上来就拉我的手，把我往外拉，头也没回。旁边两个一起兼职的兄弟歔歔了下。被她拉了出去后，后面传来了一个兄弟的声音：“哎，还没领工钱呢？”我迟疑了下，她气哼哼地说：“不要了！”我被她拉出来后，她放开我的手，在没人的地方，说：“我不是让你缺钱花跟我说吗？”我像是被她教训一样，不说话，我当时甚至有点生她的气，她为什么要来管我，都跟我不再有联系了，为什么突然冒出来。

“哼，刘姐是什么好人啊，你跟她来往早晚会被她害了！”她手插在胸口说。

“不怪她，是我让她介绍工作的——”“你还护着她是吧？”她一听我这样说就更是火了。

我不说话，认为自己这样没什么不好，没偷没抢。

她见我不说话，随后把话放得柔软了，低头望着我说：“怎么了，生气了？”我摇了摇头。

“我是没资格管你，可你没钱，总该给我个电话吧！”“你说不要来往的！”我有些怨恨地说。

“我不是跟你说，如果没钱了，联系我吗？”我说：“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”“你成心气姐是吧？”她说：“跟我在一起不光彩是吧，见不得人？”“我可没说！”“干吗生气？”她追问道。

“是我自己的事！”我低下头，想走。

她突然拉住我说：“你还生气了，你生什么气啊，我跑了大半天，又去学校，又去刘